

1701

江南文史

第二辑



汉 南 文 史

第二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武汉市汉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十月

2033/37

编辑委员会

主任：柳长明

副主任：李永荣 刘敦厚

编委：黄健行（特邀） 刘人勇

李金奎 沈顺林 何正早（特邀）

主编：刘敦厚

副主编：李金奎

责任编辑：李金奎

汉南文史

（第二辑）

武汉市汉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汉南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

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正街55号

电话：4851601 邮编：430090

武汉市汉南区印刷厂印刷

1995年10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30千字

印数 3000册 工本费：5.00元



警一建设城镇帽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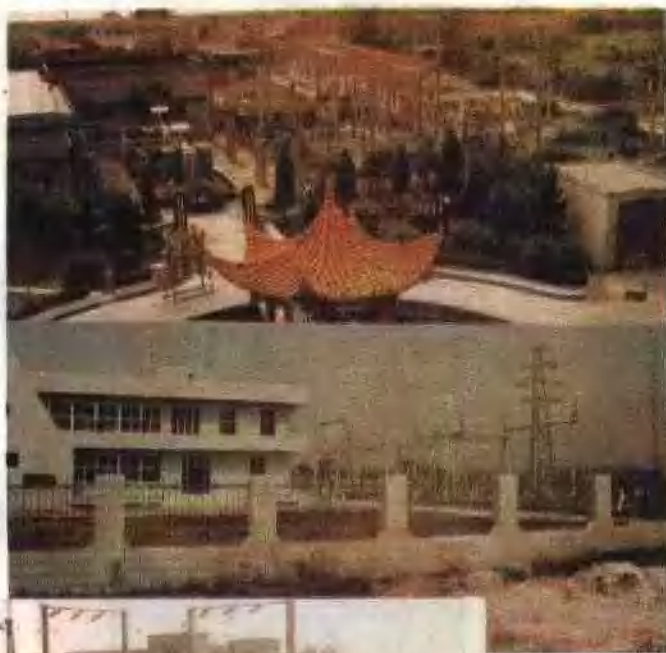
武汉市汉武开发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经理潘正林





◁1981年建成的东城坑皂角山 11 万伏输变电站，装机容量为 30000KVA。

>1987年建成的纱帽变电站，装机容量 12600KVA。



>1995年建成的纱帽廖家堡 11 万伏输变电站，初期装机容量 20000KVA。



◁1987年建成的水洪输变电站，装机容量为 8700KVA。



△武汉市汉南
自来水建设安装工程
总公司经理王家
志(右)党支部书记
张大勋(左)



△武汉市汉南自来水建
设安装工程总公司办公大楼



上：总公司水泥制管厂
年产5种规格的承插式自应
力钢盘砼输水管200余公
里。



左：总公司水厂一角。

▷座落在纱帽镇街头的
月亮湾商城



◁汉南区商业局办公
大楼

▷汉南区保险公司、
农业银行办公大厦



目 录

抗战纪事

- 活捉伪军长汪步青亲历记 范敏夫 (1)
- 智取机枪 蒋谋万 (7)
- 在日本目睹日本投降后的情形 盛 超 (10)

创业之歌

- 武汉市汉南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创建和发展纪实
..... 侯宏达 (12)
- 一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企业
——武汉市汉武开发建筑工程(集团)
- 总公司纪事 李金奎 (22)
- 汉南兴商记 龚 晶 (30)
- 国标净水送万家
——纱帽镇自来水发展情况略记 何正早 (35)
- 改革中兴起的武汉第七制药厂 李永德 陈祖永 (40)
- 汉南建筑电器厂的创建与发展 刘春艳 (46)
- 银莲湖猪场发展纪实 杨先俊 (52)
- 从百只窑到水洪砖瓦厂 张国成 (58)
- 乌金造纸厂创业记 谢守彦 (60)
- 银莲湖渔场发展史 余世平 (64)
- 从“五七”干校酒坊到银莲湖酒厂 鄢四斌 (67)

社会风貌

- “老农垦”的三件宝 何正早 (70)
- “一·二”长江油驳救火纪实 肖世玉 (75)

名人传记

- 著名航天技术专家李绪鄂 李金奎 (81)
- 记全国著名肝病专家李绍白教授 李 文 (84)
- 我的父亲匡宗仪 匡小梅 (89)

故乡，我事业起步的地方·····	程生达 (93)
乡教名师李启东·····	夏立义 李启秀 (98)
实事求是 风范永存	
——记鄢其永同志二三事·····	严承龙 (102)
骨伤医生全星霖·····	王洁如 (106)

回忆录

刻意进取 救死扶伤	
——回忆我的父亲钟家豪·····	钟同生 (110)
虎走狼回 民众蒙难·····	常荣琦 (116)
抉择	
——回忆汉南地区一批青年学生解放前后的政	
治去向·····	常荣琦 (120)
回顾汉南区首届工商业联合会·····	胡人龙 (123)
在汉南建“五七”干校的一段经历·····	肖林森 (128)
“老三届”知青留下的脚印·····	罗 汉 (130)

教育史话

我区农场乡镇党校的建设·····	龙世友 (135)
邓南中学简史·····	孙克刚 (138)
发展中的银莲湖中学·····	杨先俊 (141)
漫话私塾·····	王洁如 (145)

体育·卫生

汉南区人民医院发展简史·····	邱腊云 (150)
艰苦创业育人才	
——汉南区业余体校办学简记·····	吴家政 (152)
纱帽镇卫生院发展概况·····	刘春艳 (156)

桑梓今昔

古今通津·····	程昌益 (158)
沧海桑田话湘口·····	杨肇敏 (166)
银莲湖农场机械化大队的变迁·····	李茂武 (170)

乡村文艺

楚剧在通津 蒋谋万 (173)

文史纵横

通顺河辨误 杨肇敏 (183)

沌水话源 戴 行 (187)

银莲湖“五七”干校琐记 叶汉武 (190)

邓家口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片断 周天作 (192)

汉南风物

烟波浩渺百人矶 黄健行 (198)

商周大青铜樽出土记 杨万堂 王王文 (200)

乡土野菜菱蒿 黄健行 (203)

朱家山今昔谈 戴 行 (205)

活捉伪军长汪步青亲历记

范 敏 夫

提起汉奸汪步青，汉沔一带的人都还记得。他原是国民党八十二师的一个营长，日寇进攻武汉时，他带领部下逃到汉阳，日寇打到汉阳，他摇身一变，成了伪定国军的副军长，公开为虎作伥。1942年春天，被我军全部打垮，在日寇的扶植下，又卷土重来，当了伪和平救国军军长，像一只被打过的落水狗，盘踞在燕子窝一带，为日寇看守长江水运交通线。他一来，就挤掉了我们好几处税卡。不摘掉汪步青，我们的活动就有困难。同志们一肚子的气，早就憋不住了，要找他算帐。

过了几天，姚四乡自卫队送来一份情报说，日寇在新滩口、龙口一带增加了兵力。

我摊开地图，老彭走过来看了一阵，摸着下巴说：“敌人在沿江屯兵，想搞么事？”有的说：还不是出来“扫荡”；有的说：也可能是找汪步青要机枪来了……。正在这时从新滩口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估计敌人可能“扫荡”湖东，我们便决定分散，图少数人在沙湖附近“贴烧饼”，把敌人牵制在沙湖以东，警卫连和手枪队掩护工委机关转移到银莲湖西去活动。

1944年9月5日，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我们六十多人乘坐十多只渔船，轻快地穿过银莲湖上的烟雨，穿过芦苇林，向西划行，把敌人的枪声远远丢在后边。在这广阔的银莲湖上，战士们心旷神怡，放开喉咙，唱起了抗战歌曲：东一堆，西一群，我们个个是铁军，鬼子来犯我莫惊。长矛为枪杆，斧头镰刀砍敌兵，打得鬼子无处逃奔。通讯员小许唱得特别带劲。我在船仓里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忽然小许在船头上喊：“你们看，快到下官棚了。”我走出船仓，远远望去，下官棚台子不大，十多间茅屋，好像芦

林地边的柴堆。这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敌人来多了住不下，敌人少了不敢来。正在这时，前面船上的胡学思，两手放在嘴上，向后喊道：“支队长，尖兵船报告，台子树上好象有哨！”

我想，敌人都到湖东去了，是谁在哪里呢？船在继续前进，我对胡学思说：“先摸清情况，莫随便开枪，要是敌人就捉活的。”每只船上的战士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加快了速度。凭借着芦苇的掩护，前面三只小船，象箭一样同时射向岸边。

“什么人？”台子树上的哨兵，发出了惊叫。接着就是“砰”的一枪，驱散了湖上的平静。

两军相遇，强者胜。胡学思象一支猛虎，喊了一声“冲”，便领着机枪班和便衣队的十几个战士，跳下水去，扑占台坡。他抱着挺轻机枪，站立着对准涌来的敌群，猛烈扫射。我跑上台子一看，敌人已被打乱了。他还端着机枪、一个劲的对着敌人点射：达……达达……达，我忍不住喊了一声：“指导员，节约子弹！”他没有回答，提起机枪向前冲去。我扫眼一看，中间茅屋门口有挺机枪还在顽抗，在胡学思猛烈火力的掩护下，我冲上去一枪打倒了敌射手。扭转了这挺美式机枪的枪口，对着乱跑的敌人，一阵扫射。这时，后边几条船上的战士赶到了，以猛虎扑羊之势，投入战斗，打得敌人象无头苍蝇，乱碰乱撞，有的扑水，有的钻柴堆，有的缴枪投降。不一会，台子上枪声稀落，五、六十个敌人变成了俘虏，一场遭遇战，就这样迅速结束了。经审问俘虏，原来这是汉奸汪步育的卫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底碰上了。我忙问：“你们的汪司令呢？”几个俘虏一下乱了口供，这个说“我们当兵的不晓得的。”那个说：“刚才一起来，现在到哪里去了说不上。”也有的说：“可能坐船到别处去了……。”

这时正在搜索敌人的胡学思忽然大喊：“我们是新四军，优待俘虏，快把船划回来！”我到湖边一看，只见一只木船拼命往湖心划。尽管大家喊破了喉咙，他还是不理，我很生气，接过机枪，在树上打了个长点发。船划的更快了，老胡接着又打了两枪。“好顽固的家伙！”我拿过张排长的“三八”枪，一连打了三枪，船上倒

下两个人，船身摇晃起来，小许高兴的叫起来：“好枪法！”

“指导员，快划小船去追，莫叫敌人跑了！”老彭话音刚落，胡学思带着几个战士，跳上小船，飞快的赶去。逼着敌人调转船头，慢慢靠拢台坡。

小许跟着张振华边跑边说：“张排长，从前老是榔头打鸡蛋，总不过瘾，这回可抓了一条大鱼！”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船上的敌人，恨不得一下揪出汪步青来。

俘虏一个个上了坡，既没有汪步青，也没有张维藩。小许扫兴地说：“又叫他漏了网！”俘虏走完了，两个战士在船上大喊“快来人呀！”

“是不是找到了汪步青？”小许跟几个战士跳上船去，七手八脚地抬上来几个箱子和麻包。同志们好奇的围了一圈。打开一看，尽是金银首饰和钞票。小许又有点失望的说：“我当是活的呢，原来是这些玩艺”

我正在想：这两个狡猾的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呢？老彭走过来说：“继续搜索，反正他们跑不了。”

我和老彭走到茅屋边，一位老人提着茶壶，热情的拉着我们说：“同志们，快进屋歇歇，喝点茶。”我们在门口坐下，屋里一个老婆婆还有点惊怕的看着我们。

“老人家，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老彭说。

“这是真新四军，自己人，快准备给同志们做饭吃。”提着茶壶的老人接着说。

“那前面的到底是谁？”老婆婆问。

“是汪步青的伪军，都叫我们消灭了。”听了这话，老婆婆高兴起来，埋怨自己说：“你看我，只顾说话了，打了半天仗，饿了吧？”说着赶忙去给我们做饭。

夜幕渐渐降临，牛毛细雨仍然下个不停，晚风吹来阵阵凉意，分头搜索的同志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有看到汪步青的影子。群众抬来一桶桶饭菜，谁也顾不得吃。

“同志们，莫急，你们看，水这么深，离岸边又很远，那两个

大烟鬼（汪、张）还怕他们飞了不成！”老彭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有道理，才抓紧时间吃晚饭。

送走了俘虏和缴获的金银钱款，天已经很晚了。为了捕捉汪步青，部队就在下官棚宿了营。

检查了岗哨，我回到屋里，房东还没有睡，谈起汪步青的伪军，他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比如：谁是个好人叫他们捉去杀了，谁家的房子叫他们烧了，谁家的媳妇叫他们霸占了……真是罪恶累累，越谈越愤恨。最后，他说：“汉奸跑不了，我引你们到柴山去搜！”他看看我们发红的眼睛忙说：“快睡吧，已经大半夜了。”

我的确疲倦了，房东一走，就朦朦胧胧的睡着了。忽然，睡在门口的小许喊了一声：“谁！”把我惊醒，等我翻身起来时，小许已经提着枪向黑影逼去。

“莫，莫开枪，是，是我……”外面传来战懦而脆弱的声音。我用电筒一照，原来是个湿淋淋的小孩，站在那里发抖。小许把他领进门来，就着灯光一看，吃惊的说：“啊！老熟人！”

我拨亮了青油灯问：“小许，是谁？”

“我，我是李，李静华。”小孩吃力的向前挪了两步，在灯光下，我认出了他。“啊！李静华，您怎么在这里？”见他冻得那样子，小许找来一身干衣裳给他换上，又给喝了点热水，他才坐下来，一五一十的讲了他怎样到这里的经过。

原来他跟着汪老五在游击队里呆过几天，汪老五被敌人杀后，他回了家。后来，汪步青把他抓出来当勤务兵，枪声一响，他就跟着汪步青，张维藩跳水到芦林去了。汪步青在水里受不了，叫他上来看动静，他才悄悄的从屋后爬上岸来。一上岸，就被发现了。

“你引我们去找他们好不好！”

“好！”

小许叫来警卫排和手枪队的同志们，点上火把，由李静华带路，来到湖边。他指着一片黑黑的柴林子说：“就在这里面。”

手枪队员陈金山举着火把，放开嗓子就喊：“汪司令，出来吧！”小许跟几个战士也喊起来：“我们是范支队，出来吧！”柴林里一点反应也没有，战士们急了，“卡查卡查”地把枪推上了膛。这个说：“快出来吧，新四军优待俘虏！”那个说：“莫跟他啰嗦，开枪！”

“汪一司令！我是李静华，快出来吧！”

柴林子动起来，同志们怕他们跑了，拿着灯笼火把跳下水去：“搜！搜！”“开枪！”

“莫、莫开枪，我们出、出来！”不一会，两个人影一前一后地爬上台子。我用电筒一照，一个瘦高个，尖脸，这就是汪步青。那个矮胖子定是张维藩了。两个落水狗似的家伙，缩着头，举着双手，在火把圈中，不停地发抖。

几个战士把他们押进一间茅屋，给他们换上干衣服。两个发了癩的大烟鬼，又是哈欠，又是喷嚏，又是流涕，又是眼泪，那个狼狈相，叫人又好笑，又恶心。老彭把治肚子癩的两个烟泡，给他们喝了，两个烟鬼才有点说话的精神。

我说：“汪司令，两年前，我们打过交道，没有想到今天又碰上了。”我的话音刚落，汪步青连忙低头说：“我有罪，我有罪！”

滑头滑脑的国民党特务张维藩，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是误会、误会！”

“我们抗日打汉奸，你们是日本强盗的走狗，今天冤家路窄碰上了，有什么误会！”我气愤地说。

“范支队长，我和日本人有‘仇’呀，今天早上还打了一仗……”

“我搞伪军是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曲线救国……”。汪步青战战兢兢的说。

“什么曲线救国？汉奸，卖国贼！”老彭说。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把你们的队伍交出来反正抗日；一条是死路。何去何从，自己决定。”

“我们愿抗日，将功赎罪。”

“那就快通知你们的伪军，马上投降！”

“上官棚是谁的人？”没等汪步青回答，老彭又追问了一句。

“是犬侄长香的警卫营。”

“你快通知他们到下官棚来！”

我和老彭义正辞严的跟汪步青谈着，张维藩半天没说话，听说要调汪长香的人来，他马上就说：“汪司令，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前去面端所属。”汪步青看看我们说：“范支队长，你看如何？”

“还是我去一趟好。”张维藩逼着汪步青。

“张维藩，你放老实点，在新四军面前少耍花招！”我厉声地说。

“张参谋长，想在新四军面前金蝉蜕壳，不容易啰。”彭怀堂同志揭露了这个老狐狸的阴谋。

“哪里，哪里，这是误会，误会。”狡猾的张维藩，明知自己失败了，还假装镇静。

汪步青见我们压倒了张维藩，才用笔给他侄儿汪长香写了封信，叫他马上到下官棚来，接受新四军的改编。我也写了封信，鼓励他举起正义的旗帜，反正抗日。当晚派陈金山同志送去了。

天亮前，伪军营长汪长香来了。经过磋商，决定将他的警卫营，改编为汉沔支队独立营，委汪长香为营长。

第二天清早，把汪步青和张维藩送到分区去了。我们在下官棚，从基本区调来一批自卫队员，与汪长香的人编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开了个独立营成立誓师大会。从此，汪长香的一百多人枪就被改造成了抗日武装。伪和平救国军的残部，全部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